

程同顺：南开出君子

实习记者 / 傅晓曦

刚走进程爷爷的办公室，就和迎面而来的暖气打了个照面。桌上、茶几上和柜子上都摆着不少书，窗边的绿植长势甚旺。

程爷爷何人也？他是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的系主任程同顺教授，因其学识渊博而又平易近人的气质，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尊称”为“程爷”。

学生们大多能扳着手指头来细数那些关于程同顺教授的有趣事迹。比如他曾经举报过小卖部不合理的价格；曾经因为一张假发票特地大老远地骑着自行车跑了一趟税务局；曾经在街上遇见自己的学生是志愿者，二话不说为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曾经在某场会议上拂地有声地说出“南开出君子”这样的话。



吾将上下而求索

程同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颇有建树。2001 年，由他撰写的《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批比较政治学作品。他更是那个年份后想要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学子无法绕开的人。2016 年 12 月，程同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理性推动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文章，因中肯贴切，在业内评论颇高。



像是在收获

通过聊豆藤关爱脑瘫儿童活动，志愿者杨君认识了那个叫梦琳的孩子。在杨君的眼中，梦琳虽然讲话、行动都有困难，但是她很开朗，很喜欢跟杨君聊天，也很愿意去听新鲜事物。从大二开始，每当杨君周末有空，她就会倒两个多小时的车到梦琳家里去看她，陪她说话。

“她每天呆在家里，也挺无聊的。”杨君说。自从杨君认识了那个叫梦琳的孩子，梦琳就跟着杨君去了一些新奇的事情，学英语、上淘宝、发微博，这些方面有问题她都会帮她解决。“杨君语气里有幸福的笑意。”

那时梦琳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变故，转眼间母女二人的住房、生活来源都没了保障，两个人的生活就像拼起来的缺角积木，摇摇欲坠。杨君每次去，梦琳的母亲都会急得直掉眼泪，梦琳就呆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讲。“我每周都去劝她，我劝阿姨不要担心；梦琳跟我提到了死，我怎么劝梦琳，说你一定要好好的，不然阿姨怎么办。”

杨君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家里的人，“阿姨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跟社会脱节，梦琳的情况也不好，我得帮她们呀，

个国家的差别那么大”，而且那个时候的国际局势颇为混乱，热点问题也多，于是“懵懵懂懂”地，兴趣就被激发了。高考前他的首选志愿填上了南开的政治学，顺利进入南开大学后，程同顺遇到了一批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老师们富有特点的课程、激情而有冲击力的教学、贴近时代的知识表达让他受益匪浅。与此同时，各种政治思想类的书籍更开阔了程同顺的眼界。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慢慢积累了他对政治学的感情。



传道授业，亦思发展

“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是在政治制度、治理方式、人民大众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理念上需要大的变化或者突破的时期”，在这个转型的时期，社会对政治学是有学科需求的。中国政治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需求。如何用一套相对合理的制度体系作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程同顺认为这是政治学学科的学者们重要的时代责任。

程同顺也在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里分管教学，承担了不少行政工作，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本科生教育的重视。“课上教学是最要命的。”程同顺认为，学生能不能在专业读下去、

杨君是个志愿者

实习记者 / 冯鑫鑫

的心意。“那甚至不像是付出，更像是收获，那是一种很纯粹的快乐。在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我们没有企图，也没有其他身份，那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纯粹的快乐”和“被需要的感觉”，在这次采访中，这两个词被杨君提到了很多次。她说这就是她最大的收获，是让她持续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动力。“不要把我写得与众不同”，杨君叮嘱记者，“我只是很快乐。”

“虽然叫她‘孩子’，但梦琳其实比我大一岁。”杨君说，“我们俩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两个人互相分享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梦琳会叮嘱她天冷了要多穿衣服，冬至那天要记得吃饺子。今年，杨君拿到了保送到上海交大去读研究生的机会，梦琳替她高兴之余更多的是失落。

“再也不会有人像你这样对我了。”杨君听到这句话，一时有些恍惚：“我无论如何，让他说出这样的话，我为他做的没有那么多。”

杨君从来不曾觉得做志愿活动是一种单向的付出，相反，那更像是一种双向的收获，志愿者和服务对象彼此之间都是爱与被爱的关系。

对于这种相互的爱，杨君在给泰国的孩子写信的过程中感受尤为强烈。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杨君加入了个民间组织的活动，给从未谋面的泰国小朋友写信。最初的那封信杨君写得“成熟”，“我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了，于是在信里写了一些明信片并附了我的照片，没有更多的话。”

但那个孩子的回信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在写给异国陌生人的第一封信里，那个孩子在信纸上画满了画，贴满了剪纸。她在信里给杨君讲了自己的梦想——开一家水果店，还配上了一张五颜六色的水果店的“插图”。后来，杨君在给那个孩子写信的时候，也都像她那样，在信里写满可爱的话语，再配上五颜六色的画。“虽然我画的不好看。”杨君笑着说。那个孩子的每一封信都是厚厚的，在杨君手心里叠成一小摞，杨君看着照片上女孩纯净的笑容和清澈的眼睛，感觉那封信沉甸甸的，满满的都是孩子

新鲜“泉水”汇入杨君的生命河流。在印度和卖水果的老爷爷杨柳的越南小伙、和弟弟一同背包旅行的同学，已经结婚生子但还是会定期去看望的志愿者……杨君在做志愿服务的时候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就单纯地觉得他们的生活，你就会觉得很快乐。”

和同学们组队去马边做志愿实践的时候，杨君体会到的这种快乐最强烈。

马边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小凉山山区，从天津坐火车过去一般要 20 个

小时，暑期的时间正是马边的雨季，暴雨之下，那里的山路就会愈发地不好走，尽管有安全方队的担忧，但是那项任务是三月份就开始筹备、策划的，杨君和伙伴们还是坚持要去。“那趟火车我们坐了 38 个小时，到最后一站，杨君和伙伴们都开始‘救济’我们。”一年多过去，回顾那一幕，杨君脑海里还是有很强烈的画面感。“一起踏上一段实践服务的旅程，一起踏上一段友谊的旅程，一起出发又最终一起归来”，对杨君来说，这种感情是很难磨灭的。

“那是一种‘革命友谊’。”“对，关系就是友谊。”杨君笑了笑，很喜歡大家提出这句话。事实上，这一趟行程给杨君的不只有温馨、快乐，更多的是震撼。南开的实践队到马边之前，那里刚发生了一场火灾，前去支援扶贫工作的地方干部所乘去的车辆被塌方的山体砸中，一行人，全部遇难。

“但是你在当地其他干部的身上看不出他们受到了这件事情的影响。”他们依旧努力地工作，包括明明来自北上广却一口纯正的方言、朴素得和当地农民没什么区别的大学生村官。杨君深深地记住了他们说过的话——“（工作）有困难，但是都可以解决，没有瓶颈。”

当地干部们对生活、工作的那份热情和整个原原的温馨持续不断地触动着杨君的心。“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感动的人。”也许是因为这种情感的共鸣，或者是因为对生命同样的热情，杨君选择用每一个暑期去印度参与支教活动。

“网上有很多关于印度的负面信息，这反而让我有去一探究竟的冲动。”杨君把这次真正需要自己去面对世界的志愿经历称作是一次“自己的朝圣”，感觉自己如果做到了就能“无坚不摧”。

印度之行最终没有辜负她的期望，这一次，杨君感受到的不只是一片生命之流的水，她更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律动。

“我们没有对错，我们只是不同。”这是杨君和当地的大学生们交流有关性别、宗教等国家的话题之后得出的

结论。“当印度的学生对我说‘Chinese is China’的时候，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我是中国人’。

在印度的一家幼儿园里，杨君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们组织了一场叫做“Global Village”的活动，杨君站在展台前，把红包、福字递给面前的人，并帮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在两片激涌动的文化海域的时空交汇，那一刻的杨君仿佛站在其中的一小朵浪花上，代表中国。”

在印度的支教持续了 40 天，没有厌倦、疲惫，但杨君却有一种无力感。

全世界的人们都一样，喜欢新奇的事物，喜欢游戏，于是志愿者们和孩子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又录了很多用来纪念的视频，但那些都不能改变的，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

“你们还会回来吗？”孩子们问。杨君无法回答。“志愿者们终究要离开，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只是很小的事情。”

“会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国外去做志愿者呢，志愿者能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各地，我们能教给那些孩子们多少东西，他们又能真正记住多少呢。”提起这些，杨君的语气很无奈，但她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想法和解释：

“也许志愿者们并不能带给孩子们多么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他们会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态度和想法，让孩子们通过他们感受到世界和世界的律动，让孩子们想到‘我也能成为那样的人，到那地方去’，这就足够了。”

像这样的无力感杨君常常会有，比如她会觉得自己做的旅游扶贫规划可能根本帮不了马边，甚至辜负了那里为实践队提供的当地最好的环境。但是杨君认为志愿服务不是一做下去，“只要总有人去做，最终会成功的，至少我们的努力在那一段时间内是有意义的。”

志愿者们。志愿活动也都是流动的。“会人坚持下去，会有新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在杨君心里，志愿服务并不是简单地去追求“完整”、“全部”，而是在追求一种“存在和价值”。

的存在和价值。



2001 年，世纪之初，互联网作为新兴事物崛起，地球、走向网络村。

同年，“信息茧房”在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中被提出。

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对海量信息进行个性化、特殊的筛选、定制，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类似茧网中的现象，便是信息茧房。在如今提倡个性化的背景下，青年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今年，产妇跳楼案、江歌案、虐童案中，高校学生逐步进入舆论发声场的中心，却也凸显了在多样化信息接收方面的封闭。而这，在十九大提出建设网络强国的当下，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复杂的时代症结

90 后、00 后称得上“互联网土著”，这一群体成长于中国社会由同质化向异质化的过渡时期，所接受的信息更为多元，从而更加追求自由、个性、渴望从传统中“解放”。更直接的说法是——一种群体性，“反心理”。

因此，面对信息的海量化、严重的同质化，他们从形式和内容上追求“新”信息资源，甚至于出现极端的“猎奇”心理，这并不奇怪。

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综合作下，青年人对于信息会根据自己的立场态度和主观好恶进行个性化、独特性的过滤和筛选。例如，相较于经常性的正面报道，发生几率较低、传播力弱、较为负面的负面新闻在这个时期有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力；相较于长篇累牍的深度报道，年轻人可能更多倾向于图文结合的碎片化资讯。

在此基础上，青年人根据自身的特点（例如专业、地域等自身客观因素，以及兴趣、关注点等等）自发产生群体的分化，进行小规模聚集。拥有相同观点、兴趣爱好的人聚在一起，进而将自己的认知封闭在有限的范围内，接收相当有限的同类信息，最终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 3 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 36 小时；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 150% 的工资报酬。显然，本次事件中富士康强制要求实习生每天工作长达 11 小时，总劳动时间远超规定范围，且毫无文“加班费”，已经构成违法。

诚然，在现今这个竞争愈发激烈的社会，年轻人多吃些苦，多经一些历练，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宝贵的。但这甚至导致许多人认为实习生之苦、工资低、没地位是正常现象，亦不乏有鼓吹“年轻人吃苦才能成大器”、“加班是历练”论调之人。而实际上，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4 小时；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但每日不得超过 1 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

那么，都没没完的非法加班，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方面，是目前在我国盛行的校企合作模式存在严重缺陷。所谓校企合作模式，是指职业学校与企业提前签订合约，学校定期定向向企业提供实习生劳动者，而企业向学校学生提供实习工作岗位。由北、清华等高校学生参与完成的《西进——富士康内迁调查报告》指出：许多和富士康签订了协议的职业技术学校实际上已经生成为劳动中介机构，这些学校的学生在完成第一年或两年的学习之后，就被输送到富士康这类工厂。名义上为实习，实际上学生已基本上成为与企业能关系的“工人”。

而且这些学校收取收取学生学费并获国家财政补贴，当然，还有来自富士康可观的“中介费”。

目前我国教育界的校企合作还处在民间运作，尽管国家已制定了相关政策来支持校企合作，但没有系统、完整、科学的监督和管理体系，更没有可靠的法律保障措施。机制不完善、经费缺乏、劳动准入制度执行难度大，整个体系的一体化程度只有利益。如此环境下，实习生只能成为

的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青年如何“破茧而出”？

记者 / 张晋川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青年人在面对“全民生产时代”时，或者出于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渴望，或者出于在信息洪流中对于自我确认、自我保护的渴望，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继而形不成不同的圈层。而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知乎等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这种分化。与此同时，群体的聚集又使得这些信息共享平台迅速发展，进一步助力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平台使得群体聚集更加隐蔽化、迅速化、广泛化，社会大集体被更加“碎片化”地撕裂。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青年人在面对“全民生产时代”时，或者出于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渴望，或者出于在信息洪流中对于自我确认、自我保护的渴望，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继而形不成不同的圈层。而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知乎等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这种分化。与此同时，群体的聚集又使得这些信息共享平台迅速发展，进一步助力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平台使得群体聚集更加隐蔽化、迅速化、广泛化，社会大集体被更加“碎片化”地撕裂。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青年人在面对“全民生产时代”时，或者出于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渴望，或者出于在信息洪流中对于自我确认、自我保护的渴望，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继而形不成不同的圈层。而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知乎等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这种分化。与此同时，群体的聚集又使得这些信息共享平台迅速发展，进一步助力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平台使得群体聚集更加隐蔽化、迅速化、广泛化，社会大集体被更加“碎片化”地撕裂。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青年人在面对“全民生产时代”时，或者出于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渴望，或者出于在信息洪流中对于自我确认、自我保护的渴望，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继而形不成不同的圈层。而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知乎等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这种分化。与此同时，群体的聚集又使得这些信息共享平台迅速发展，进一步助力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平台使得群体聚集更加隐蔽化、迅速化、广泛化，社会大集体被更加“碎片化”地撕裂。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青年人在面对“全民生产时代”时，或者出于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渴望，或者出于在信息洪流中对于自我确认、自我保护的渴望，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继而形不成不同的圈层。而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知乎等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这种分化。与此同时，群体的聚集又使得这些信息共享平台迅速发展，进一步助力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平台使得群体聚集更加隐蔽化、迅速化、广泛化，社会大集体被更加“碎片化”地撕裂。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青年人在面对“全民生产时代”时，或者出于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渴望，或者出于在信息洪流中对于自我确认、自我保护的渴望，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继而形不成不同的圈层。而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知乎等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这种分化。与此同时，群体的聚集又使得这些信息共享平台迅速发展，进一步助力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平台使得群体聚集更加隐蔽化、迅速化、广泛化，社会大集体被更加“碎片化”地撕裂。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青年人在面对“全民生产时代”时，或者出于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渴望，或者出于在信息洪流中对于自我确认、自我保护的渴望，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继而形不成不同的圈层。而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知乎等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这种分化。与此同时，群体的聚集又使得这些信息共享平台迅速发展，进一步助力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平台使得群体聚集更加隐蔽化、迅速化、广泛化，社会大集体被更加“碎片化”地撕裂。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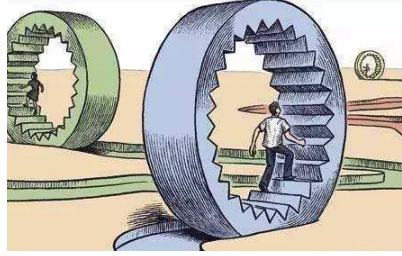
茧，作为全民参与生产的信息交汇地，这些提供信息的应用对信息的审核、评定必然受限于人力物力，而企业追求盈利的目的当然不会让他们付出巨大资源去核实消息。青年人才在正式迈入社会的边缘，本身的信息选择、研判能力较弱，在面对信息选择导致的封闭和信息内容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正确应对的。

青年人在面对“全民生产时代”时，或者出于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认同的渴望，或者出于在信息洪流中对于自我确认、自我保护的渴望，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继而形不成不同的圈层。而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知乎等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这种分化。与此同时，群体的聚集又使得这些信息共享平台迅速发展，进一步助力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平台使得群体聚集更加隐蔽化、迅速化、广泛化，社会大集体被更加“碎片化”地撕裂。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智能化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分析舆情分析等早已司空见惯。而其中，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为代表的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型“定制类”新闻资讯平台的出现更为典型。来源广泛、传播迅速并提供给受众（尤其是当下习惯于“碎片化生活”青年人）的便捷，是这些平台最大的优势，它们也因此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信息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生产“个人日报”，减少“非用户兴趣点”信息的推送，在潜移默化中限制了青年人的信息接收，导致信息算法设定下的“小范围”内形成一种隐蔽“同类信息茧房”，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自闭。

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使得对信息本身的筛选、技术的移动化倾向，在当前，人人都自媒体，都可以发声，较新的新闻



信息茧房带来诸多危害

“信息茧房”实则是“信息孤岛”，其本身的隐蔽性与传播的迅速性的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年轻人，除了信息类型固定导致接收的消息片面狭隘，更在于对其深层次价值观、思维模式的影响。偶尔点上的负面新闻会伴随着同类信息的片面化累积。长此以往，事实的难以确定会逐渐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念产生破坏。个人“信息孤岛”的局面使得偶发性极端事件容易充斥青年人的全部信息空间。同时，由于对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缺乏客观而深刻的理解，青年人必然在这样定式、程序化的“信息茧房”中“窥视”社会，将社会的某一方面放大为全部，形成片面认知体系，并助燃“极端个人主义”，减少青年更大范围内的交流以及观点的合理借鉴吸收，

那么，该如何应对“信息茧房”的应对需要各方的协力运作。

在生产与传播方面，除了学习传统媒体对信息生产的严格把控，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之外，还要针对新形势，改进人工智能——从技术层面着手，改进算法，同时配合高校教师的教育，引导青年人接触多元信息渠道和内容，将广度和深度相结合。

同时，一方面，注重学生相关信息资源整合，搭建适合学生的信息平台，

在十九大提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信息茧房”这一新媒体传播带来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我们通力协作、谨慎应对。青年人不该被缚在茧中，当破茧而出，寻求更广阔的天地。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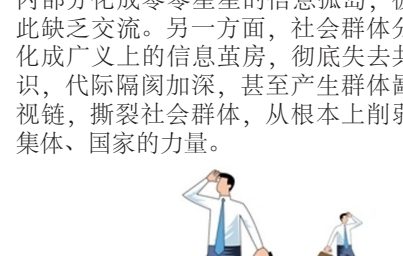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权益保障一直喊，“实习生压榨”何时止？



信息茧房带来诸多危害

“信息茧房”实则是“信息孤岛”，其本身的隐蔽性与传播的迅速性的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年轻人，除了信息类型固定导致接收的消息片面狭隘，更在于对其深层次价值观、思维模式的影响。偶尔点上的负面新闻会伴随着同类信息的片面化累积。长此以往，事实的难以确定会逐渐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念产生破坏。个人“信息孤岛”的局面使得偶发性极端事件容易充斥青年人的全部信息空间。同时，由于对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缺乏客观而深刻的理解，青年人必然在这样定式、程序化的“信息茧房”中“窥视”社会，将社会的某一方面放大为全部，形成片面认知体系，并助燃“极端个人主义”，减少青年更大范围内的交流以及观点的合理借鉴吸收，

那么，该如何应对“信息茧房”的应对需要各方的协力运作。

在生产与传播方面，除了学习传统媒体对信息生产的严格把控，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之外，还要针对新形势，改进人工智能——从技术层面着手，改进算法，同时配合高校教师的教育，引导青年人接触多元信息渠道和内容，将广度和深度相结合。

同时，一方面，注重学生相关信息资源整合，搭建适合学生的信息平台，